

中国当代文学 名作讲析

现当代文学教研室 编写



辽宁大学出版社

本书编写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春 荣	方 维 宝
朱 兴 茂	刘 卓
赵 家 凤	李 倩
唐 立	徐 国 纶
魏 福 惠	

编者的话

为满足大学中文系及社会各类成人教育(自学、函授等)中文专业学生的需要,为提高文学爱好者的阅读欣赏水平,我们编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名作讲析》一书。

本书所收篇章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作家本人创作中均属代表性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它不仅包括了自学考试用《现代文学作品选》(当代部分)的全部篇章,而且照顾到《当代文学史》中的重点篇章。

本书在讲析中,坚持从作品实际出发,力求将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加以评述,观点鲜明,易得要领,深入浅出,便于把握,书后并附有思考题和练习题,特别适合于自学者使用。

愿《中国当代文学名作讲析》能成为您的朋友。她既可以帮助您解决中文专科《现代文学作品选》中的疑难,也是您学习中文本科《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参考。

1990年10月

目 录

小 说

《洼地上的“战役”》分析·····	(1)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分析·····	(5)
《百合花》分析·····	(10)
《夜走灵官峡》分析·····	(14)
《我的第一个上级》分析·····	(17)
《内奸》分析·····	(22)
《乔厂长上任记》分析·····	(25)
《春之声》分析·····	(32)
《陈奂生上城》分析·····	(38)
《人到中年》分析·····	(41)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分析·····	(45)
《蒲柳人家》分析·····	(49)
《高山下的花环》分析·····	(54)
《美食家》分析·····	(60)
《棋王》分析·····	(64)
《保卫延安》分析·····	(71)
《红日》分析·····	(82)
《青春之歌》分析·····	(91)
《红旗谱》分析·····	(99)
《创业史》分析·····	(104)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分析·····	(122)
《芙蓉镇》分析·····	(127)
《沉重的翅膀》分析·····	(134)
《黄河东流去》分析·····	(138)

诗 歌

《有的人》分析·····	(149)
《吐鲁番情歌》分析·····	(152)
《向困难进军》分析·····	(155)
《娘》分析·····	(158)
《回延安》分析·····	(160)
《草木篇》分析·····	(163)
《祝酒歌》分析·····	(165)
《雷锋之歌》分析·····	(168)
《重读〈圣经〉》分析·····	(170)
《哎，大森林》分析·····	(173)
《周总理，你在哪里？》分析·····	(175)
《小草在歌唱》分析·····	(177)
《双桅船》分析·····	(179)
《昨天，象黑色的蛇》分析·····	(182)
《复仇的火焰》分析·····	(183)

散文（含报告文学）

《茶花赋》分析·····	(189)
《社稷坛抒情》分析·····	(191)
《花城》分析·····	(193)
《长江三日》分析·····	(197)

《事事关心》分析·····	(202)
《怀念萧珊》分析·····	(204)
《拣麦穗》分析·····	(206)
《哥德巴赫猜想》分析·····	(209)
《大雁情》分析·····	(216)
《唐山大地震》分析·····	(220)

戏 剧

《茶馆》分析·····	(224)
《关汉卿》分析·····	(231)
《蔡文姬》分析·····	(240)
《陈毅出山》分析·····	(248)
《左邻右舍》分析·····	(255)
《绝对信号》分析·····	(261)

附 录

思考题·····	(268)
选择题·····	(271)
识记题·····	(277)

《洼地上的“战役”》分析

路翎，原名徐嗣兴。1923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北明瓦廊。少年时代即爱好文学，特别喜爱中国的古典小说。抗战时期因发表《秋在山城》、《一片血痕与泪迹》等散文，初步显露出创作才华。1939年9月，他写了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之后》，发表在当时由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上，被列为“新作家五人小说集”，并由此结识胡风，同时也与“七月”流派结下了不解之缘。1942年4月，他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被胡风编入“七月书丛”。同时又开始重写因原稿在战事中丢失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这部被“七月”流派视为在创作上的巨大收获的长篇巨著，使路翎在文坛上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底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鲁莘《蒋祖纯的胜利》1984年《蚂蚁小集》之四）。此外，还有小说集《求爱》及解放后写的一些剧本。他的作品总体上以粗豪浓郁确立了自己的风格，但也不乏笔情墨韵的抒情性作品，这种抒情性的现实主义在他反映抗美援朝战场的作品《初雪》、《洼地上的“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952年12月，路翎随全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赴朝访问团奔赴朝鲜战场。回国后写了《洼地上的“战役”》这个短篇小说。小说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的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为中心情节，生动地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与生命凝成的战斗友谊。小说很好地把握住分寸，既写出了王应洪与金圣姬之间由无私的帮助、共同的战斗自然而然地滋生出来的爱情，又写出了志愿军战士自觉地以纪

律约束感情，不作儿女之态、在战火中接受磨炼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这种感情不是伤感的，秽褻的，而是纯洁的、向上的，是能够给人以健康而美好的心灵陶冶的。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善于在火热的战斗生活的小插曲中，发掘生活的最高真实和细腻而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能。

这是一篇最早描写军事题材中爱情与使命的冲突的作品，作者以大胆的开拓精神为这一题材的作品拓展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作品严格地从生活的真实出发，毫不回避现实中完全可能出现和存在的矛盾、冲突，使描写的人物在尖锐的思想、感情交锋与纠葛中经受考验，从而在生活的聚光的焦点上闪耀出照人的光彩。作品中并不是爱情妨碍了纪律，也不是纪律破坏了爱情，而是极有分寸地把握了二者的关系。王应洪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保护和珍藏着萌生在心底的爱情，另一方面又严格地服从军队纪律和战争胜利的需要，自觉地献出自己的青春、爱情乃至生命。作者并没有按照模式把他写成一个横眉冷对，只知道冲锋陷阵的完美的“勇士”，而是把他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着年轻人的单纯和热情，内心世界丰富的普通战士形象，这不但无损于他的伟大，唯其如此，则更显出他的伟大，因而这个形象也就更显得丰满。王应洪与金圣姬在那样的环境中产生那样的感情是必然的，是生活中存在的，硬要不准这种感情的发生是违背生活真实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王应洪自觉地用纪律来约束感情，以牺牲爱情来服从纪律，这种平凡而真实的描写就更显出他的高尚品格。

作品中着力刻划了战士王应洪、朝鲜姑娘金圣姬和侦察班长王顺三个可亲可爱的人物形象，细腻而又真实地再现了他们丰富而又单纯的精神世界和朝鲜的战地生活，作者敏锐

地抓住了处于战争环境中的人物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以优美动人的笔触为我们塑造出三个血肉丰满，灵魂纯净的艺术形象。在战争的炮火中成熟起来，坚信“战争总归是要过去的”，憧憬着在战后建立起“和平的，劳动的生活”，把纯洁的爱情大胆地献给年轻的志愿军战士的十九岁的朝鲜姑娘金圣姬，是一个美丽活泼、心地善良的姑娘，她深深地爱上了朝夕相处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她向往着和平的生活，渴望建立起幸福的家庭，“她觉得这好象没有什么不可能，战争总归要过去的，而且，在她的心上，他一点也不不是个生疏的外国人了”。她一往情深地爱着他，把自己亲手精心制做的袜套偷偷地塞在王应洪的衣袋里；把心爱的绣花手帕放进王应洪换洗的衣裳里以表达她那纯洁而真挚的爱情；作者又通过演剧、送别及得知王应洪牺牲后那种欲哭无泪、悲痛欲绝的细节描写来展示这位朝鲜姑娘那水晶般纯洁的心灵和对爱情的无比忠贞之情，都使这个人物极为生动感人。作者是把战士王应洪这个人物放在矛盾的漩涡中加以刻划的。开始他不敢承认金圣姬对他的爱情，当他不得不承认这种感情后，心里又十分矛盾，担心违反纪律，但又怀着“惊慌的甜蜜的感情”，一方面他严格遵守纪律，把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并把袜套还给了金圣姬，一方面又后悔对姑娘态度的生硬而伤了姑娘的心。这种既爱又怕的心理是十分符合人物的身份。但最终他还是自觉地服从了战争的需要，怀揣着姑娘偷偷地塞在他换洗衣裳里的爱情信物——一方绣花手帕，连同对母亲、亲人、毛主席和伟大祖国的思念之情，勇敢地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作者正是在这种无私无暇的纯化境界中，使普通战士的形象在斗争的激流中达到了崇高人格的自我完善，为战地爱情和革命理想主义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班长王顺的形象虽落墨不

多，但却相当成功，他最早发现了王应洪和金圣姬的爱情，但他对战士体贴入微，没有教条主义气息，也没有粗暴地用行政命令去干涉，而是同情、理解和关怀他们的爱情，他知道这种爱情不可能实现，但他采取了恰当的措施与方法，象一位兄长那样循循善诱，一方面他向王应洪申明纪律，另一方面又允许他保留内心深处的一片圣洁的爱情领地，当王应洪在敌后负了重伤与他潜伏在沟里，利用战斗的余暇向他汇报了手帕一事，他让王应洪保存这方手帕，并说上级也会同意的，他决心要把负了重伤并执意与敌人死拼以掩护他返回阵地的王应洪带回去，这一方面是战友的深情，也是为了那位朝鲜姑娘……这些充满了革命人情味的描写，使王顺的形象令人感到亲切，可敬。

在艺术手法上，这篇作品采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以充分表现人物性格的多个侧面，使这篇作品具有心理小说的特点，比如金圣姬对王应洪产生了爱情后那种幸福而激动的心理及第一次在爱情上受到冷遇后的一连串的心理活动：当王应洪故意不理金圣姬，挑水时慌张中弄湿了衣服，金圣姬撩起自己的裙子要替他揩抹时，他却一转身走了出去；这时作者这样描写了姑娘的心理：“为什么这样呢？她有什么不对的么？难道她对战士们照顾得不好，不曾把他们的衣服洗得很洁净么？她站了起来，悄悄地流下了一点眼泪……好些天来，听见王应洪的声音就要幸福得脸红；一早上在灶前烧火，听着他的挑水的脚步声的时候，她就要不由地想起了，一个男子不应该挑水的，将来，她烧着火，担着水，他在院子里这里那里收拾一下，然后他们一块儿到田地里去劳动……”这段心理活动，就把金圣姬那向往和平的劳动生活的内心活动真切入微地表达出来。再如王应洪在深入敌后时那种初上

战场时的过度紧张心理所造成的眼前老是幻化为祖国、家乡、亲人的情景的心理描写，以及由那块手帕勾起的对朝鲜姑娘的思恋，进尔对母亲、童年、祖国、天安门、毛主席及金妈妈的想象，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一个普通战士高尚而纯洁的心灵。

这篇小说起点是高的，基调是健康的，它那明朗的色彩，开阔的意境，对生活真实大胆的描写及对人物内心世界深刻细致的开掘，使这篇作品获得了极高的成就。

遗憾的是，这篇作品一发表，就遭到了一场错误的批判，1954年上半年开始，以批判《洼地上的“战役”》为开端，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对路翎及其所有的作品全盘否定。作者本人也被当作“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而屡遭鞭伐。把《洼地上的“战役”》这篇小说说成是一部“散布消极、动摇、阴暗感伤的情绪，散布和平幻想和反动资产阶级感情……直接针对着抗美援朝这个严重的斗争进行破坏的”作品（《认清〈洼地上的“战役”〉的反革命性质》）。此后路翎在文坛上消失了廿多年，这篇作品也随之遭禁。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集团案”得到平反，路翎获得了新生，作品也才得以重见天光，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得到了应有的评价。

（唐 立）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王蒙，1934年生于北京，原籍河北。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中短篇小说《布礼》、《蝴蝶》、《相见时难》、《杂色》、《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等。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1956年，这是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下，所出现的描写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作品从一个区委机关的角度反映了官僚主义作风对党的组织的严重侵蚀，同时表现了年轻的党工作者向官僚主义发起的猛烈冲击，和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刘世吾和林震两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上。

刘世吾是一个颇有深度的官僚主义者形象。他是一个政治上麻木不仁、革命意志衰退，对一切都“看破红尘”，对人生抱冷漠态度，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者形象。

刘世吾以官僚主义的作风包庇麻袋厂厂长王清泉的官僚主义问题，不惜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当林震向刘世吾反映王清泉问题时，刘以王曾在解放前搞过地下工作对我党有功、王的问题不是违法乱纪等理由为王开脱，认为“这不是组织处理问题而是经常教育的问题”，轻轻放过。当林震向刘世吾反映韩常新在麻袋厂工作报告上弄虚作假时，刘不仅不重视，反而一笑置之，不以为然，这反映了他政治上的麻木不仁，丧失原则。刘的这种对官僚主义姑息养奸的态度，给基层单位的工作带来很大障碍。在党小组会上，刘世吾不仅不肯定林震的斗争精神，反而讽刺他想“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给林震很大的精神压力。这足以看出刘世吾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性。

刘世吾的一句口头禅：“实际上，就那么回事”，暴露了他“看破红尘”，对人生抱冷漠态度的虚无主义人生观。他在同秘书赵慧文和林震的谈话中，几次说出这句口头禅，在这种人生哲学指导下，他不仅本人丧失了革命的原则立场

和斗争性，而且教导他的部下也用这种人生观看问题，企图用工作中的成绩掩盖缺点，用主流掩盖支流，用功劳掩盖失败，不仅混淆了是非的界限，而且实际上起到保护缺点和错误的作用。这种人生哲学是同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对立的。这种人生哲学也是他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深刻思想根源。这种人生哲学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刘世吾的灵魂变异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刘世吾在小酒馆中回忆当年非常感慨，看出他年青时代也是一个富有革命朝气、敢于斗争的闯将。但经过多年的官场生活以后，他却过多地从消极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变得冷漠麻木、不再认真，不再奋斗。他的演变是官僚主义风气对他长期侵蚀的结果，由此可见官僚主义的危害性。这一灵魂变异过程的展示，使刘世吾这个形象具有了相当的深度。

刘世吾形象的创造很有典型意义：他的官僚主义作风很具典型性，透过它可以看到官僚主义的危害性，隐蔽性和欺骗性；从另一个侧面，又可以反映出官僚主义作风对国家党政机关侵袭的严重性。这个形象具有艺术独创性。

林震是一个有理想、有朝气、维护党的原则，有斗争性的青年党工作者，是一个可贵的反官僚主义者形象。

他不为世俗所污染，有理想、有朝气和开创新生活的愿望和热忱。做小学教员时，还保持中学生的生活习惯：清晨锻炼身体，夜晚记日记，经常找领导汇报思想。一心扑在工作上，毫无别的牵挂，虽出社会却未被世俗同化。因教学成绩显著受到区教育局奖励。受到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推动，更焕发了开创新生活的愿望和热忱，“他要一日千里！”当他接到调区委工作的通知时，激动得一夜未睡，“燃烧起对新的工作的渴望”。

他在被官僚主义严重包围的环境中，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向官僚主义发起连续挑战和冲击，表现了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原则立场。尽管刘世吾不支持他调查处理麻袋厂问题，还对他讽刺挖苦，韩常新批评他支持魏鹤鸣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李宗秦借故推托等等，虽使他一度困惑，但终未动摇他反官僚主义的决心。他勇敢地继续支持魏鹤鸣写信给党报，揭露官僚主义现象；在区委常委会上，指名道姓地当面批评他的“顶头上司”们，表现了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的原则立场和不调和的斗争态度。这说明他是一个真理的斗士、反官僚主义的先锋，和一个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

他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也曾产生过困惑迷惘，有过焦灼的思考，但逐步成熟起来。这一点既反映出同官僚主义斗争的艰难性，又在艺术上加深了这个形象的深度。如他同刘世吾谈话后，被刘世吾一番“高论”所困扰，“他判断不清究竟哪样对：是娜斯嘉的‘对坏事决不容忍’对呢，还是刘世吾的‘条件成熟论’对。他一想起王清泉那样的厂长就觉得难受，但是，他驳不倒刘世吾的‘领导艺术’。”在取得了斗争初步胜利后，他又陷入思考，终于明白要想取得斗争胜利，单枪匹马是不行的，还要取得领导的支持，从赵慧文家出来后即去找周书记谈话，这标志他在斗争中开始走向成熟。

林震形象也很具典型意义。它启发人们应如何按照党的路线和原则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他的斗争精神鼓舞了人民群众反官僚主义的信心和勇气，这个形象在今天反腐败斗争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艺术上，这个形象也是独特的。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艺术特色，除了刘世吾与林

震两个形象塑造的独创性以外，还表现在：

结构严谨。作品以麻袋厂问题为中心事件，组织矛盾线索，发展故事情节。因为确立了这个中心事件，所以情节紧凑、结构严密。作品描写：林震在报到后不久就下到麻袋厂去了解情况；刻不容缓地赶回区委汇报王清泉的官僚主义问题；由此在党小组会上招惹了官僚主义者对林震的围攻；林震顶着种种压力不退缩，继续支持魏鹤鸣写材料揭发王清泉问题，得到党报支持；区委常委会召开讨论麻袋厂问题；林震乘胜进军，当面批评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样，麻袋厂问题就成为全作的一个轴心，使情节有了凝聚力，结构上也就严谨了。

细节真实而有表现力。往往从一个细节中就可以看到人物的思想性格与精神世界。如林震刚到区委报到时，刘世吾接待林震，通过刘的机械的点头、熟练的动作、简单的应酬、十足的官腔以及成套的政治术语、说话快得如上楼梯的节奏，反映出他在多年官场生活中养成的经验主义作风，一切按老套子办事的官僚主义特点。又如通过韩常新在与林震谈话时，慵懒地靠沙发、用火柴棍剔牙、脚尖打拍子、打官腔、打哈欠等动作，反映出他对工作漫不经心、敷衍推脱、不负责任又自以为是的官僚主义特点，这些细节既真实又富有表现力。

心理描写的比重虽不大，但较精彩。如对林震告别小学教师岗位成为党工作者前的那一夜的心理活动，对他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产生的困惑感，还有在斗争胜利后对今后要多争取领导支持的思考，描写得较深刻生动，传达出人物特定时刻的心理活动特征。

（刘 丰）

《百合花》分析

作者茹志鹃，1925年生。曾用笔名阿如，初旭。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我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草原上的小路》等。

短篇小说《百合花》最初载于《延河》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后收入茹志鹃短篇小说集《百合花》中。作品以解放战争为背景，通过看来虽是发生在我军前沿包扎所里的一个小插曲，却塑造了两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相当别致而且深刻地表现出解放军战士的崇高品质和人民对子弟兵挚爱的感情。

—

《百合花》中主要人物一个是团部通讯员，一个是刚结婚的农村少妇。

团部通讯员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战士，天目山人，参加革命才一年，“大军北撤时”，“自己跟来的”。在家时曾给人拖过毛竹。他天真、纯洁、有爱好自然的优美情趣。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从他的外貌特征上便可以看出：一个高个子挺棒的小伙子，却长着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步枪筒里插了几根树枝和野菊花。此外，从他跟女同志接触时的表现和他在借被子遇到困难时的情绪上，也可以看出他这种稚气、腼腆的性格。例如，他送“我”到前沿包扎所时，他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与“我”保持一定距离，脸总是朝前面，不肯回头看“我”一眼。路上休息时，他坐在离“我”远远的一块石头上，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

着“我”，好象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着恼地带着一种反抗情绪面对着他坐下来，他立即张惶起来，好象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我”问他还没有娶媳妇吧？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的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他同新媳妇接触时也是如此：新媳妇把被子拿出来了，“我”示意让他去接被子，他不好意思去接，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当“我”开口叫他时，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转身就走。衣服被门钩撕破了，他也高低不肯让新媳妇给缝。作者在通讯员借被子遇到困难后，写了一笔通讯员说的话：“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曲折地反映了通讯员为了完成任务的急躁情绪。这种情绪通过他说老百姓死封建这个特殊形式反映出来，使他的那种天真、纯洁的性格特点更加鲜明突出了。

作者对通讯员的这些鲜明的个性描写，是与揭示他对革命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无比热爱的崇高品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我”让他带“我”去借被子时，他执拗地低着头，象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可是，等“我”把有关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讲了之后，他便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这说明了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他们借完被子，刚走出门不远，有人告诉他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他听了便皱起眉，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被子，并一边走，一边跟“我”嘟哝起来，甚至要把被子给送回去。当听到“我”说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时，他考虑了一下，便下了决心似的说：“好，算了。用完了给她好好洗洗。”表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热爱。在借完被子回来的路上，他把“我”抱着的被子，统统抓了过去，左